

部下看長官：

# 張學良的愚忠

(本文插圖刊第3頁)

——西安事變發動速，結束奇！

● 劉 心 皇 (史學家)

錯在送領袖返南京

「西安事變」是歷史的傷口，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愈合。

談西安事變的人很多，談西安事變的書籍也很多。這一幕在中國現代史上驚天動地的事件，當時是震驚世界的，同時也是改變中國現代史的大事件。

官方的文書，到現今還在說它是中國大陸陷共的前奏。官方的講演，也是這樣的說法。

事隔幾十年下來，真正的資料出現很多，經過考證，官方那樣的說法，將國民政府在大陸上的失敗一味委之西安事變，是不正確的。

證之張學良的部下王卓然在西安事變剛發生時寫的一篇文章，便可知端倪，也可知道張學良部下的看法是怎樣的？

張學良在「西安事變」和平解決後，

親送蔣介石委員長到南京，才是這個「歷史的傷口」幾十年來不能愈合的大原因。

白崇禧在逝世前曾告訴友人說：

「張學良在當時，送蔣委員長到潼關

，便可向委員長說：『過潼關已經安全了

，請委員長回南京，我回西安整訓部隊！

』那麼，過了半年，便是七七事變，張學

良的戰區司令長官是沒有問題的！錯就錯

在不應送蔣委員長到南京！」

當時聽白崇禧說這話的人，認為很對

！老白不愧是桂系的諸葛亮！

我當時便說：人對別人的事，往往看

的很明白，判斷也正確。但到了自己的身上

便會胡塗。白崇禧談張學良的錯，一點不

假。但他自己呢，當民國卅八年代總統李宗

仁和蔣先生鬧意見。他自告奮勇到台灣，

見蔣先生疏通。誰知，他到台灣之後，一直

到死也不得出台灣了！他怎麼沒有想到？

現在，我將王卓然的文章以及我對他的文章的說明，提出來，作為對研究「西安事變」的參考。

## 一篇長文細說少帥

「張學良到底是個怎樣的人？」是王卓然於張學良送蔣先生到南京之後撰寫的，它先在「新華晚報」發表，被開明書店出版的「月報」第二期轉載。時間是民國二十六年（一九三七）二月十五日。文前「月報」編者有介紹云：

「本文作者王卓然，於九一八事變前任東北大學教育學院院長，後任東北大學秘書長兼代理校長，和張學良向來極為接近。這一篇文章是民國二十五年底，蔣委員長和張學良抵京以後所寫。當時作者還在北平。」

王卓然係遼寧撫順人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碩士，歸國後即被東北大學聘為教授，教育學院院長，後轉任秘書長兼代理校長，作本文時已辭卸東北大學的職務，因他在出版單行本時，文末註有「前東北大學秘書長兼代理校長王卓然作」的字樣。

王卓然作此長文，剖析張學良的為人，主要目的是替張學良開脫，希望蔣介石委員長能諒解張學良，不要永遠幽禁張學良。因為他知道張學良親送蔣委員長到南京，是「一味熱腸經事淺」的舉動，一定不會有好結果的。所以他在「自序」中首先引城隍廟的對聯說：「百善孝為先，論心不論事，論事天下無孝子；萬惡淫為首，論事不論心，論心古今無完人。」上聯是說道德要重在心理的動機，下聯是說罪惡要定在事實的結果。這副對聯，是代表世人希望城隍爺寬大為懷的意思，但我們若用科學方法來論，必得動機與結果皆善，方能算作「道德行為」。這是他引他老師的話。來說明他希望蔣委員長寬大為懷的意思。他說西安事變完結之後，我不禁想到行為之善惡，只憑「動機論」加「結果論」還嫌不足，必須同時注重「方法論」而後可。接着他在文章中主要從這「動機」、「結果」、「方法」三方面論「西安事變」。

### 卅萬部隊一次交出

從「動機」說，張學良對蔣先生，從民國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易幟（把五色旗換為青天白日旗）起，到民國十九年入關平息中原大戰，又在「九一八事變」替蔣先生負「不抵抗主義」的罪名，又在熱河失守之後，一句話把三十萬軍隊交給蔣先生，為民國以來的將領所未有。尤其在東北軍中講領袖就是父母，就是直把蔣先生作為父親看待，從動機說，張學良對蔣先生一直是擁戴的，而且是擁戴到「愚忠」的程度。

從「結果」說，西安事變，張學良躬送蔣先生返京，束身待罪，得失正負相加，令人感到領袖的重要，遽然深入人心，領袖的誠信感召，凡平時攜二者，都悔過自新，翻然來歸，和平統一得以實現，國家基礎，竟加速的鞏固了好多倍。熊希齡在「序」中說：「詩不云乎，兄弟鬩於牆，外禦其侮。我數千年民族性之所表現，即以此自衛自愛為原則，能自衛其國家者，必不忍自毀其國家；能自愛其民族者，必不忍自殘其民族。故當蔣委員長蒙難之時，全國中無論少壯老弱各黨各派，莫不函電紛馳，奔走呼號。脫險之日，各省、市、縣、村、爆竹終宵，歡聲載道；即距離

萬里外之南洋歐美等處華僑，亦同時慶祝，表示其渴望全國統一與擁護統一領袖之熱誠，此實我民族之一大表現也。故以此次西安之變，從其遠處大處分別觀之，上之寬仁為國家為民族非為己也，下之覺悟為國家為民族非為己也，孔子有曰：觀過斯知人矣，人孰無過，然過之中，有仁與不仁，使此次之變，國家民族從此而統一焉，復興焉，自力而更生焉，不僅不致釀成西班牙之大禍；且以此不偏不倚之獨立主義，更進一步而謀世界之和平，則此次之變，與其謂之為過，毋寧謂之為功也。王卓然編輯此書之意，殆作如是觀也。」

熊希齡「序」中之言，說明因西安之變，蔣介石先生始真正成為全國擁戴的領袖，從國家來說西安之變不僅不為禍為害，實為促成全國統一之一大福音也。這正是公正公平之論。

從「方法」上說，張學良對蔣先生放棄內戰，起而抗日以禦外侮，屢屢晉言，蔣先生都不予採納，遂進行兵諫。這是抗日救國的方法上，有欠考慮。是一錯誤。從整個西安事變的事件來說：「動機」、「結果」都是對的有功的，僅僅方法上，即促使抗日救國政策之實現的過程上，有毛病。故王卓然在最後說到處理西安

事變時，「我領袖既以寬大仁恕處之，將見威德感召，攜二歸心，政局必益臻安定。」

王卓然這一篇文章，實為張學良請命，希望將先生從寬處理，使張學良揮軍抗日，以報其家仇國恨。他怎麼也沒有想到張學良拿東北，拿三十萬軍隊擁護將先生，並稱「領袖為父母」的結果，竟是「終身幽禁！」要說張學良將軍的表現是「愚忠」，一點也不為過。

以下是王卓然所寫的文章：

### 聰明之人偏做傻事

「張學良到底是個怎樣人？」西安事變後，朋友們來訪，總是拿這句話來問。他們覺得張突然發動事變，是出人意料之外，陡然結束這事變，更是出人意料之外，一幕驚天動地的戲，演來神出鬼沒，不可捉摸。北平某大報社長對我說：『這事的演變，太出乎人意料之外，我的估計，一樣沒對，從今將不敢相天下士，也不敢再談天下事。』他們因為我與張有多年關係，要我答覆這個問題，說明張是怎樣一個人？為什麼十二月十二日敢那樣硬幹，冒天下之大不韙？又為什麼十二月廿五日敢那樣優幹，居然親送蔣先生還京？他的動機是什麼？目的是什麼？國人好像都在問葫蘆裏？我姑且憑我對張的認識，及所知道的材料，來勉強作個解答。

但我要首先聲明兩點：第一，我對於張一二二舉動是極端反對的。不論他的動機是如何的

純潔，總之是個最危險的舉動，因為黃夜之間，流彈紛飛，假使誤傷領袖，造成不可挽回的大錯，則中國勢難免陷於西班牙的浩劫。第二，關於救國宗旨，我與張雖然相同，而施行方法，頗不一致。例如以訓練青年而論，我主張訓練青年負責任，守紀律，平時埋頭苦幹，不罷課，不遊行，到國家急需時，便真正投筆從戎，効死疆場。他主張要尊重青年人格，給他們充分的愛國自由，聽他們由行動中自己去得教訓。因為主張上的衝突，我於是不辭去東北大學代理校長職務。以後遇事爭論，鬧得幾乎不能見面。我聲明這兩點，就是要讀者明白我的立場。我說明張，分析張，完全是對一個歷史人物作估價，而不是替他作春秋。同時我也請讀者注意我們民族習慣上一個弱點，就是好打死老虎，慣踢落水狗，愛之欲其生，惡之欲其死，缺少西人所推尚的費爾普雷精神（Fair Play spirit）意即公正的態度。以這次事變論，當領袖被劫持於西安，人人盼張氏覺悟，保護領袖安全回京；及張氏真正滿大家之願，送領袖安全回京，束身待罪，又有人電請中央處張氏以嚴刑。又有許多人先替張氏擔憂，怕無法以善其後。及張氏急轉直下，轉危為安，反罵他荒唐幼稚，虎頭蛇尾。總而言之，恨他的人，把他看成窮兇極惡，對他的主張與動機，完全不問；愛他或反政府的人，又認他很對，不過嫌他太不徹底。我覺得我們國人，極需要提倡公道精神，或費爾普雷（Fair-play）態度。不要戴有色眼鏡以觀人，也不要持偏見以論事，能這樣而後可瞭解張漢卿氏「人格之迷」。

有人批評張氏，說他「聰明而不智慧」。因為他真是絕頂聰明，然而常幹似乎很傻很笨的事情。如用近代心理學的智識測驗來測驗他，他的智慧系數一定很高；因為瞭解迅速，記憶堅強，常識異常豐富，是非善惡之心，特別清楚，人生觀更非常豁達。但是不拘小節，青年時代很多風流趣事，與浪漫生活，所以未被富貴環境毀壞者，他承認得利於基督教青年會。當時瀋陽青年會總幹事名普賴德（Joseph Platt）是個美國朋友教徒（Quaker, Friends），乃一極端和平主義者，誠篤動人。張時方十五六歲，與之友善，受其感化頗深，我與張之認識，即始於青年會的乒乓球台上。他承認喫了聰明的虧，所以他自撰一聯以自嘲曰：『兩字聽人呼不肖，一生誤我是聰明』。他的見解有獨到之處，也有奇特的地方。他的存心待人，非常忠厚，但別人有錯失的地方，他說他永不會忘。他很好賣弄聰明，使人捉摸不到；他也善能容忍，肚皮非常廣大，經過劇變，好像行所無事。他的興味非常廣泛，會開汽車，能駛飛機，好各種運動，如檯球、網球、高爾夫球之類皆優為之。從前最喜讀畫報及富於趣味的雜誌小說；近來喜讀漢書、史記及政治哲學、經濟思想及國際問題等書。他的理想非常之高，其濟世救人之懷抱，有似佛門弟子；其犧牲自我服役他人的心願，竟是一個真正耶穌信徒；其有時謙退達觀，看破世事人情，對一切名利毫不在意的態度，又極像老莊之流亞；其信心之堅定，愛國家情緒高漲至類似瘋狂，則可比復與法國女傑聖貞德（Saint Joan）。可惜他自幼未嘗受

「窮」的陶冶，與「苦」的鍛鍊，所以他的崇高理想，可使他有一飛衝天之志，他的天才，也可使他有一鳴驚人之行，但是若要求他像駱駝似的任重致遠，在人生沙漠中一步一步的慢慢長征，他覺得太遲緩，太沒興味，太不習慣。他作事同走路一樣，覺得有軌道的火車，不如無軌道的飛機來得迅速而便當。周恩來論他說：「副司令前進得太快，不但好多人趕不上，就是我們共產黨也有點追隨不及。」他避居奉化雪竇山，有通問者，輒以「讀書思過」四字報之，知之者，謂張平日曾尊蔣先生如師如父，故蔣先生亦以慈父之心愛之，以嚴師之道教之，今日予以輻光養晦讀書思過機會，正所以備異日之用也。

### 宗教狂熱披甲還鄉

張自察北冀東事件後，似以受刺激過深，堅決主張攘外以安內，馬上對日抗戰。我勸他說：「對於抗日，你的立場祇能待將來以真實行動去表現，若是未幹先說，國人將要責問何以不抗於瀋陽，不抗於錦州，不抗於熱河？……造成不抵抗的罪名！將無辭以自解！」他回答說：「你說的很對！但是天知道，不抵抗的責任不應由我張學良一人擔負，就算是我一人的罪過，那麼一誤豈堪再誤！一人誤，豈可全國也誤，一時誤，豈可永久皆誤。國人皆罵我不抵抗，現在大家就應一致奮起，一致抵抗才是！」他對於抗日實際利害問題，常常用牧師佈道式的口吻說：「但問耕耘，不問收穫，但論是非，不計成敗。凡能吃苦，肯犧牲的，都跟我來；凡貪安逸，惜生命的都

請出去」。關於這一類高論，我也曾極力勸諫，大意說他理想太高，怕長官起誤會，怕世人不能解，怕部下追隨不及。但他很懷然的回答說：「你們這些話，都是以自己的利害作前提，須知一個人若處處顧全自己的利害，對於公是非便不敢大膽的主張；我個人處境，也許是因為到了無可犧牲無不可犧牲之時，我是要不顧一切，去爭取信念的實現。我的信念祇有一個，就是披甲還鄉，把骨頭埋在白山黑水之間；我的方法很簡單，就是拋開自己一切利害，犧牲自己一切所有，去擁護領袖，聯合全國，實行抗戰」。總之他對於我及別人類似我勸他謹慎的話，皆認為卑不足取。他的情緒的高漲與堅定，直是宗教式的熱狂，欲知他所以形成今日的人格，不能不稍事追溯他已往的歷史。

### 人格信念從不動搖

張自弱冠即負統軍責任，為乃父張作霖氏少年幹部之中心。由他特殊的聰明，與多方的經驗，他澈底的認識了東北處境之危險。北有俄而東有日，一虎一狼，深入堂奧，他深深的感覺到臥榻之旁，不容他人鼾睡，感覺乃父問鼎中原之錯誤。但是楊宇霆張宗昌一類野心軍人，日以稱雄為霸等巧言，誘惑於張老將之前，張氏雖百般諒諒，卒以寡不敵眾，反不得不屈服去作實現此種野心的工具。於是東北參加直皖之爭，演成奉直之戰，繼之以郭松齡倒戈，終之張老將入關主政，以大元帥政府與國民革命軍爭勝中原，最後退回關外，死於皇姑屯一彈。在這一幕一幕的悲劇

中，張漢卿都是一個重要演員，他認識了內戰的殘酷與無意義，更深刻的認識了內戰引起外患的危險。皇姑屯一彈的反響，在他的心坎創痕中的深處，留下了一個最強烈的直覺，這個直覺使他日後不變而堅決的主張：「欲免東北的危險，必須國家統一，欲免國家的危險，必須停止一切內戰！」欲知道他何以不惜犧牲一切，努力促成統一，他何以甘冒絕大危險，設法消弭內戰，不可以不追溯到這個源頭。

我們的高鄉，因為張老將口惠而實不至，又不聽繼續對抗國民革命軍及不得退回關外之勸告，於是奉敬他一顆大衛生丸，把他老人家恭恭敬敬送還天上。事畢派了一位全權專使，拿一件銀製花圈到瀋陽弔喪。本來日人的目的，是想用一炸彈造成混亂之局，藉口保僑，以行佔領，提前九一八的行動。及見所謀未遂，於是外交家乃出頭措軍人的屁股，想用口舌之力，來收獲炸彈所未收的效果。這位專使，把張氏請到領事館，用威迫利誘的神氣，求達兩個目的：一件是要賤，大意說：「當初大元帥從事內爭的時候，曾經答應我們這個那個權利，他沒有實行一樣便死了，子繼父債，請你還賬」；一件是鼓吹獨立，大意說：「國民黨是最要不得的東西，你千萬認清利害，不要上當，你若是能獨立，反攻，我們敝國必不吝惜任何的援助。否則損害了我們的權益，我們可要毫不客氣。」

他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是：「我父親欠你們是什麼債，我一點也不知道。我所知道是祇是我本身的責任，在保全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。我本

身沒有權答應你們的要求，你們的賬如果是真的，祇好向南京去討。」對第二個問題他的回答是：『我是中國人，我愛中國同日本人愛日本國是一樣，我主張中國人不打中國人，中國人應當在一起共存亡，我的地位生命可以犧牲，我的人格信念不能動搖。』

這位親善專使，真是乘興而來，敗興而返。外交家的失敗，乃加重了軍人的口實與圖謀。同時東北內部老輩軍人，仍多封建思想，抱着稱兵自雄的念頭，多數反對掛青天白日旗，反對承認國民政府的治權。張氏一面抗強鄰勸告，一面苦心應付頑固老派，排除萬難，卒毅然決然於十七年十二月廿九日使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，飄揚於白山黑水之間。於是國家不費一兵一矢，完成統一大業。

### 明恥自強培養人才

張氏以青年繼承乃父地位，總攬東北軍民政，側目而視別懷野心的人，自然難免。張氏頗感強鄰虎視，內部動搖的危險。當時楊宇霆及常蔭槐兩氏，以張老將之輔佐資格，不免有特功而驕，權高震主之處，張氏乃以伏甲帷幄方法除之。其結果，無人敢反對其聽命南京，無人敢譏議其軍政措施。但惡因亦即伏於此時，其一，張老將時代的人材，免死狐悲，人人自危，不敢多說話，不敢多負責。張氏聰明自用，顧慮不到之處既多，貽誤之處難免。其二，張氏為消弭反側，不免敷衍老輩，於是用湯玉麟長熱河，用張景惠長哈爾濱特區。湯張皆是張老將的拜把弟兄。因

為張景惠之愚而無用，於是惑於東鐵督辦呂榮寰氏之言，武力接收東鐵，引起中俄戰爭，暴露東北軍弱點於東鄰，復大傷東北軍的實力，伏下九一八事變之一因。因為湯玉麟之虎頭虎腦，虎口虎牙（他別號湯二虎），於是造成熱河的劣政，與民衆的怨毒，致九一八事變後，熱河失陷，異常迅速。

張主政後，大政方針有二，其一即促成統一，聽命南京，永久停止內戰，其二即加速度培養人材，開發東北。於是親長東北大學，捐乃父遺產一百五十萬元，建築校舍，又捐三十萬元建築羅馬式體育場，捐五百萬元為中小學校教員獎勵基金；設興安區屯墾公署，裁兵屯墾；開闢葫蘆島為吞吐港；計劃改造瀋陽兵工廠為重工業製造廠；移直魯豫難民墾殖吉黑荒地。我們的高鄰看他這種舉動，急得眼睛發紅。眼看他不聽勸告，掛起青天白日旗，引進國民黨，實施三民主義教育；復又努力建設，充實內部。他們覺得一塊到口的肥肉，恐怕不能下咽，大有及今不圖悔將無日之勢，於是一面製造機會，一面窺伺機會。

張氏是反對內戰的，不幸十九年汪馮閻三氏在北京組織擴大會議，閻馮聯軍，與蔣先生大戰於中原之野，當時殺得難解難分，人民塗炭，國本動搖，代表南京的吳鐵城氏，由瀋陽跟張氏到避暑地北戴河，勸說出兵。張氏政策，因為始終反對內戰，初頗猶豫。後因感覺統一如被破壞，內戰將要延長，為使內戰趕快結束起見，亦不妨與初衷矛盾。於是於九月十八日發出巧電，勸內戰主角息爭，同時發兵入關，推倒擴大會議，蔣

先生乃得凱旋南京。政府為酬功起見，於十月九日以全國海陸空軍副司令榮銜加之張氏頭上。當年多張氏被請入京，受南京空前未有的歡迎。次年南京召集國民會議，張亦親往捧場，表示擁護統一始終一致之誠，南京歡迎之盛亦如之。俗云「登得高，跌得重」。當時之海陸空軍張副司令，焉知巧電再造統一之週年紀念日，所發之禮砲，竟是日本人砲轟北大營——巧變與巧電後先照應，說者謂日本人故弄捉狹，特取是日以示對張氏「膺懲」之意，豈然耶！豈其然耶。但觀塘沽協定後，日人對於瀋陽通車到達北平之時刻，堅持在九點十八分到達前門，不得一分鐘或先，也不得一分鐘或後，其用意之偏狹尖苛，似亦足資參證。

### 東北風雲愈變愈壞

民國二十年五月下旬，張氏由南京回北平，患重傷寒病於協和醫院。不久有石友三順德之變，東北軍調入關內平亂。同時黑龍江軍政首領萬福麟來平探視，吉林軍政首領張作相在錦州為其尊人發喪。時東鄰軍人，已決心攫取東北，先製造萬寶山案，繼主動朝鮮人慘殺華僑，嗣又藉口中村事件，幾個月工夫，在報紙上鼓吹煽惑，已造成國內輿論為後援。至是見東北首腦，皆不在家，乃於九一八之夜，以迅雷疾風手段佔領瀋陽。張大病初愈，急由協和醫院移歸私邸順承王府，以如此嚴重變故，當然除秉承中央外無自由活動餘地。當時中國以有國聯盟約，九國公約，非戰條約三重保障，認為我直彼曲，公理可以戰勝。於是一面訴諸國際聯盟，一面令張妥為應付。

國聯九月三十日之決議，令日本撤兵並命兩國政府「採取一切必要步驟，以防事變範圍之擴大，或情勢愈加嚴重」。中央政府命張嚴守這個決議，換言之，就是避免衝突。蓋弱國心理，是最怕事態擴大，日本的心理，是事態愈大愈好。所以日本進一步，中國退一步，這是不抵抗之由來。十月十三日國聯開會，日本代表提出解決事變的五原則：（1）互不侵略，（2）尊重中國領土之完整，（3）徹底取締妨害通商自由及煽動國際憎惡之念之有組織的行動，（4）對於滿洲各地之日本臣民之一切和平業務，予以有效的保護，（5）尊重日本在滿洲條約上之利益。張讀罷這五條，很懇切的對我說：『中國極應忍痛接受，迅速解決，否則事態愈延長，中國必要愈吃虧。』當時曾派代表赴京建議，可惜彼時輿論沸騰，羣情憤激，衆怒難犯之下，不容南京出一個李鴻章，遂使東北問題，愈變愈壞，造成今日的大錯。

### 一紙命令毅然下野

張氏當郭松齡叛變時，感慨多端，不免藉物消愁。同時夜以繼日的奔勞，於是藉刺激物使精神興奮，因而為阿芙蓉所染。及至繼父秉政，感覺健康為萬事之本，乃決心戒除嗜好，楊宇霆為介紹日本注射藥名巴文耐魯（Parvinal）者，謂最為有效，張急不擇醫，竟採用之。但愈用而注射之癮愈深，不但誤事，而且痛苦。張勉戒此藥不下十數次。每次之後，皆以軍政繁劇之故，需要精神，又不得不反復。至廿二年三月熱河失陷

之後，國人之責難日深，精力愈疲，乃引咎辭職，卒蒙蔣先生的愛惜，准其下野出洋，將數十萬軍權交還中央。當時評者，謂自有民國歷史以來，具有封建背景的統兵大員，能奉政府一紙命令，毅然決然下野者，這是第一次。他離平之前，訓諭部下，大意說：『我們入關，是為擁護統一，服從政府，以致丟掉老家，流離在外，我們的犧牲雖這樣大，是有價值的。我走後，你們要絕對本着我的意思，服從蔣先生命令，始終一致擁護政府。須知蔣先生允許我辭職是愛護我，我的身體健康非經長期息養不能恢復。我走後，你們一念到我的時候，你們就要念到我們惟一的責任與希望，在於報效國家，把民族復興起來，而後可達到收復失地，披甲還鄉的目的。我此番出去，是在改造我自己，以便我回來更配領導你們。你們也都要努力健全本身。我將來再見你們的時候，我決定我自己是個新人，我也要你們都有一些進步再來見我。弟兄們，好好的幹，再見！』

### 志切雪恥擁戴領袖

他對部下訓話之後，把我邀到他的屋內，徵求我担任東北大學祕書長職務，替他代行校長職權，用「託孤」式的口吻，要我勉為其難，大意說他辦東北大學，先後幾次捐款，已約二百萬元，實費了好多心血。當初目的，在培養實用人材，建設新的東北，助成現代國家，消弭鄰邦野心。誰知禍起倉猝，盡失所有，師生避平復學，今後訓練，要在「明恥自強」上注意，即不必怨恨日本人太凶橫，要怨恨自家太不長進，所謂人必

自侮而後人侮之，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。要訓練東北青年知恥自強，要天天在那流汗，刻刻準備流血，而後可達到復土還鄉之目的。又說他保存東北大學，不是由於封建思想，是因為東北土地亡了，要用東北大學作連繫東北的「生命線」，在國家可藉此以維繫東北人心；在東北人民，可藉此知道國家不忘東北；在流離的東北青年，藉此權當有家可歸；在國內同胞，藉此親物傷情，痛鑑覆車，可愈知効忠黨國；所以東北大學，除了牠的本身使命之外，實具有最深長的國家民族意義，一定會受政府的維持，及國人援助的。最後他又鄭重的說，嚴格講起來，他不配作大學校長，但是命運與歷史，造成他的地位與責任，他沒法逃避，為擔負起來這責任起見，他需要一般前進青年，同抱着救國還鄉宏願，一德一心，共同奮鬥，他管理這個大學，可以按着使命的需要，特別的發現他們，認識他們，並訓練他們。若有絲毫造就私黨之心，以遂個人爭權奪利之慾，必遭天誅地滅，永世不能作人，云云。

張氏於保定得蔣先生准辭後，三日內由平飛滬，行前部下多有擬挾轎臥轍阻其行者，故行時人多不知。抵滬後，請名醫密勒博士（Dr. Mill）診治。他的體質本極健壯，卒忍一切痛苦，戒除嗜好，未及一月，完全恢復固有健康，即於四月中旬乘義輪出國，漫遊義大利，德意志，英法瑞各國。在各邦留心考察政治經濟教育諸端，最感興味於義德兩國之復興。他與義國現外長前義國駐華公使齊亞諾及其夫人（莫索里尼女兒）為至友，交往之間，深悟義國復興之訣竅。未幾

國內發生閩變，蔣先生電召他回國，廿三年一月八日抵滬，隔日發表談話，述說遊歐感想，大意說：義德之所以復興，因為他們的民衆能够萬衆一心，擁護領袖，所以領袖有力量，能克服復興途上的障礙。我們國家則不然，一個領袖剛剛表現出領導的力量，便有妒忌他來拆台，於是內戰連年，外患乘之。若是國民不甘心作亡國奴，非得大澈大悟，信仰領袖，擁護領袖不可。我們國民要存耐心，要給領袖一個充分試驗的機會云云。三月一日張氏就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職，駐節武漢，召集東北昔日從事救國運動諸分子，聚會漢口，說服大家，共同擁護全國唯一領袖，並指派代表到南昌晉見，聽受訓話。他是至誠至懇的向一切舊部屬舊朋友佈道，要大家一心一德擁護蔣先生，信奉蔣先生。他的態度是眞摯的，是絕對的，是無條件的。

### 無懼共黨蟬游撼樹

張氏自就剿匪副司令職，即將東北軍大半數由河北調至豫鄂皖邊區。或追剿，或堵截，佔過便宜，也喫過大虧。不意至廿四年五六月間，發生河北問題：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，命酒井參謀長向北平軍分會何代委員長應欽，提出許多無理要求，大致爲：(1)罷免河北省主席于學忠天津市長張廷諤。(2)撤退中央軍關黃兩師，及政訓處，中央憲兵第三團。(3)解散學生集中軍訓。(4)取消華北各省市黨部。(5)取消勵志社及軍事雜誌社。(6)取締一切抗日組織及活動。並要求(7)河北省官吏之

任免須容納日本之希望。這些條款，中國方面答應自動遂行。河北省是東北人第二故鄉，于學忠又爲張氏忠實部屬，現在受這樣大恥辱，實在給他精神上以莫大的刺激。我到漢口看他，他很痛切的對我說：『國人早先罵我不抵抗，我現在很希望領袖給我變換任務，不叫我剿匪，叫我去抗日：我覺得剿匪犧牲，不如抗日犧牲更有價值。』何梅交涉結束不久。便有察哈爾問題，宋哲元主席去職；宋是張的忠實朋友，他的遭遇又給他一個深刻的刺激。他當時很憤慨的說：『九一八後我們誤信國際聯盟，及其他和平機構，錯誤公理可以制裁強權，所以步步退讓，總希望得到外來的幫助。現在這一切迷夢都可以醒了，我們唯一的道路，就是靠自己死中求活，政府應當發動整個民衆，與日寇拚命。』

時共產黨由江西北竄，有威脅西北模樣。於是張被政府任命爲西北剿匪副司令，駐節西安，代行總司令職權。他本相信剿共是抗日工作的前段，換言之，就是「先安內而後可以攘外」。努力工作的結果，先覆沒一百零十師，繼覆沒一百零九師，師長團長多數陣亡，生者被俘。歷據回來的人報告，共產黨宣言『中國人不打中國人，我們北上抗日，幫你們收復失地，打回老家去』。此時張眼看損失的兵力，無法補充，遺下的孤寡，無法撫恤，流亡的官兵，往西北剿匪，離家一天比一天遠。對共產黨宣言中國人不打中國人，幫助抗日，打回老家去等等口號，感覺非常刺心，於是發生幾個莫大的疑問，即共產黨有無剿滅可能？日本對中國的侵略，能否停止？剿共與

抗日二者，能否同時並進？如其不能，共黨與日寇，誰是中國國家民族的最大敵人？他對此問題，很加以客觀的研究，不斷的研究共產黨改變後的政策，不斷的同中央剿匪將領探討，結果發現中央將領方面，頗多人承認「剿匪是無期徒刑」，「瘋狂侵略的帝國主義，是中華民族的最大敵人。」

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進攻，在河北事件，察哈爾事件之後，繼之以香河偽自治運動，繼之以冀東自治政府之成立，繼之以威魯式的南京交涉，繼之以走私的猖獗，繼之以蒙古獨立運動，繼之以豐台衝突，平津演習，繼以指揮蒙匪，向綏遠進攻，最後又成立所謂日德防共協定。凡此種種，使中國人不遑喘息，更使張氏志切雪恥復仇的銳敏心靈，感受莫大的衝動。本來他早已向南京建議，請變更西安內後攘外政策，他感覺義德法西斯主義的成功，是由於向外發展，爲國家爭取光榮，恢復權利，所以其領袖贏得人民的愛戴，獲得政策之成功。中國政府，若是對內一寸一寸的收復，對外一省一省的退讓，必遭廣大羣衆的唾棄，結果政府與國家必同歸於盡。同時他研究共黨之產生，除去主義的信仰外，上層共黨，是帝國主義的壓迫，驅使知識份子變成的。下層共黨，是因為中國被帝國主義夷爲半殖民地，關稅不能自主，產業不得發達，以致經濟凋敝，農村破產，平民無以爲生，乃鋌而走險，故共匪就是搶飯吃的窮人。所以假定共黨是中國的最大敵人，而這敵人的源泉，仍然是帝國主義。所以就是剿共之故，也必須先抗日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

，纔能消滅產生共產黨的亂源。又因為多次接到共黨悔禍的表示，他主張本着「兄弟鬩牆，外禦其侮」的原則，給他們一個自新的機會。他說先總統的偉大，對於共黨能容，我們現領袖的偉大，也得上總理，對於悔悟的共黨，也應當能容。他又感覺到國民黨訓政十年，應當已在民眾信仰中，植下鞏固不拔的基礎，要有自信力，不要怕共黨蜂蟻撼大樹。所以他堅決主張用政治方法拒絕赤禍，不主張犧牲國防力量與他們拚死活。

### 免除浩劫全民稱慶

東北軍因為日本人侵奪了他們的田園廬墓，才流亡在關內，對日人已經恨的刺骨。現在與共產黨的虧，而追溯共產的禍源，仍然是日本帝國主義作祟。於是在東北軍中，抗日意識的傳播，與抗日情緒的高漲，竟如閃電般震盪與反應，這更加深了張氏抗日的狂熱。我本人在西安前後五個月，我眼見這熱潮的澎湃，很為他擔憂。我也曾幫他計劃，怎樣在領袖領導之下，進行救國工作。我在十一月廿四日夜離開西安。臨行前我問他最後態度，他鄭重的告訴我三點：第一，抗日救國，是他的唯一宗旨，雖刀鋸斧鉞加之，絕不變更，雖赴湯蹈火，亦所不辭。第二，在抗日救國的大原則下，絕不做親者痛心，仇者快意的事，意思是自己一向不主張內戰，故自己絕不內戰。第三，為自己要領東北軍到最前線上，故要積極的健全本身，充實自己，刷新東北軍的內部。

十二月十三號的清晨，北平報的號外，說張在西安，發動兵諫。我驚駭之下，心念他是真誠

的擁護中央，是赤心的服從領袖，是熱烈的愛國家愛民族，是懇切的宣布不作親者痛心仇者快意的事，何故突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韙，動機何在？目的何在？當時議論紛紛，猜測百出，我雖然也跟著眾人憂疑莫定，但我還有一個信念，就是相信領袖必絕對的安全。與相信他的舉動，雖然是作亂犯上之行，他的用心，或者是忠臣孝子之心，最後必幡然覺悟。我方在用電報責問，他忽然來電報說：『絕對保障領袖安全，對事不對人，祇求容納救國主張，絕不赤化』等語；另得文電，上載八項救國主張，曰：（1）改組南京政府，安納各黨各派，共同負責救國。（2）停止一切內戰。（3）釋放上海救國領袖。（4）釋放政治犯。（5）開放民眾愛國運動。（6）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。（7）切實遵行總理遺囑。（8）召開救國會。他的政治主張是否合理，要待國人大家去考慮批判，茲不贅論。十二月廿五日晚七時北平各報的號外，傳來喜信，說張氏陪同領袖，安全飛抵洛陽；我的愉快，真是不可形容。因為這使國家免除西班牙式的浩劫，或赤化的危險；因為這使國家復興的基礎不受損傷，免外人趁火打劫；因為這證實了張氏的心地坦白，總算保證領袖安全，未顧一身利害；因為這可使無數的東北流亡人民，免致無辜受累，入獄或失業；次日西安傳來廣播消息，說張氏撤回八項主張，由領袖自動加以考慮；同時南京消息，說蔣先生已在萬眾歡迎之下安然返京，張氏隨至。同情張的人，很為他担心，紛紛論他的安全保障，我直接痛快的說，『領袖以道德

信義築成的偉大人格，便是最安全的保障。』不明白張的也紛紛的說，張氏何故發動如此之速，結束如此之奇？我大膽的回答說：『假使你相信張氏以父仇國恥的刺激，愛國家及領袖而至狂熱，把他自己的利害完全不計，他這樣結束豈不甚好。他因認定國策錯誤（是否真錯，又當別論），向領袖一再進言，言而不從，於是冒作亂犯上之罪，實行兵諫；及至領袖大仁大義，允許考慮，乃自動的撤回要求，迅速護送領袖還京，束身待罪，以彰國法，以伸紀律，豈非忠臣孝子之用心而何？』總之，這是領袖的偉大感動他，這是他的忠誠，纔敢相信領袖。雙方心心相印，精誠感應，纔化險為夷，轉危為安，真是國家之福，民族之幸！國家經此劇變，第一證實了人民愛戴領袖，實普遍了社會各階層，不論男女老少，實出於個個的心坎深處。『擁護領袖』已由少數人的口頭筆頭，遽然深入廣大羣衆的心頭與念頭。第二證實了中國國力，在蔣先生幾年苦心締造之下，在蔣先生幾年慘淡經營之下，已有相當基礎，故社會秩序未見紊亂，人民生活未見動搖。第三證實了中華民族意識的發展，顯示出來人人愛護統一，厭惡內戰。苟有敢冒大不韙者，必為全國人所共棄，天地所不容。第四證實了各友邦的善意期昀，我們沒有辜負，我們的國家，向統一復興之途進步，不是任何風波所能阻止，也不是任何包藏禍心的敵國所能破壞。我們在國際間地位，無形中增高了不少。第五證實了國家統一，已到何種堅固程度，重新估價誰是真擁護中央，誰是真愛護領袖。這次極危險的大化學試驗，



對於政治，同時作了「定量」與「定性」的分析，不但別出某也善，某也惡，而且辨出某也真，某也偽。真是「疾風知勁草，板蕩識忠貞」，真是「路遙知馬力，日久見人心。」我領袖概以寬大仁恕處之，將見威德感召，攜貳歸心，政局必益臻安定。

### 要趕快救他們出來

西安事變後最有興味的問題，就是淪陷的東北裏邊三千五百萬同胞作何感想？他們對於蔣先生之被難與還京，生什麼樣的心理反應。我最近

遇到幾個新由東北入關的人，據他們說，西安事變突起時，東北同胞或頓足捶胸，表示痛憤；或咳嗽歎氣，愈為悲觀。及聞蔣先生安然返京，有的歡喜流出熱淚的；有的急忙跑到天地牌位，或祖先堂前，上香磕頭背地感謝的，有的殺豬宰雞，私下慶賀的，但是他們的悲喜表示，都不敢叫日本人知道。我問其中一位說話的人，為什麼東北同胞會有這樣的心理反應。他說：「那很簡單，就是東北現在的實情，是日本人的王道樂土，是中國人的九幽十八層地獄。中國人男女老少，

日日過着奴隸牛馬式的生活，任何人都可半空吊下禍來。沒有事實可證，可以被指為是思想犯罪。他們所受的殘酷待遇，直不是文明世界人所能想像。他們當初贊成張副司令擁護統一，率兵入關，就是想仗着國家整個的力量，挽救東北的危亡。他們現在的痛苦日深了，他們天天盼國家快好起來，能夠統一，能夠有力量。他們更天天盼蔣先生出兵，把他們趕快由地獄中救出來。（前東北大學秘書長代理校長王卓然作） 註：小標題為編者所加。

聖文叢書

# 黃沙碧血戰新疆

全一冊

郭 歧 將 軍 著

定價新台幣一六〇元

本書為抗日名將、前任國立台灣大學軍訓總教官，台灣省議會議員，現在比利時布魯賽爾傳授中國國術的郭歧將軍繼「南京大屠殺」之後又一部精心力作，要目有：死而復活似有天意。蘇俄對新疆的謀略。德蘇異勢史曾翻臉。俄人毒狼埋雷阻撓。空中鳥瞰雪封山河。嚴寒之下凍成殘廢。大坂城痛殲蘇俄軍。平沙萬里車行如矢。移防指揮發生歧見。歐戰局勢影響新疆。隻身赴任西出陽關。精河空城狗也可憐。平沙細流構工困難。沙場喋血全團犧牲。死去活來力疾脫走。天馬突至再闖虎口。夜飲馬血臨淵照影。電話中斷情勢有變。敵人焚橋我軍搶渡。百餘孤軍絕地噩夢。無定河邊白骨遍野。狼嚎狗吠大野恐怖。一覺醒來已成俘虜。攻心之戰唇槍舌劍。空襲叛軍打開僵局。張治中玩和談花樣。主義之爭抗戰之辯。受難英雄冷落待遇。假借和談獨自貪功。涼州道上已近故鄉。戰犯審判返京作證。附錄：丁慰慈「血淚山河新疆行」，李郁塘「馬仲英魂斷莫斯科」，「楊增新才大識遠」等篇，喬家才博士、張大軍教授作序，老五宋字，二十五開本，二百七十餘頁，定價新台幣一百六十元，八折優待中外讀者祇收一二八元，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。

○一四〇四四—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，立即寄書。